



新春话年

卢恩俊

说起过新年，中国人要过两个“年”，一个是阳历年的元旦，一个是阴历年的春节。

其实，在古代是只有一个“年”的。年，古称元旦。元，谓“始”，凡数之始称为“元”。

中国的元旦，据说起源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颧项，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。

《晋书》记载：“颧帝以孟春正月为元，其时正朔元旦之春。”即把正月称为元，初一为旦。

说起“年”，更有诗情画意。甲骨文的“年”，上部为“禾”，下部为“人”，一人负禾的形象。

“千”，本义表示迁移，运送庄稼。隶书和楷书中的“年”字，结构更加规范化，最终形成了现代汉语中使用的“年”字。

在远古时期，纪年单位的用语也是随着朝代而变化着的。《尔雅·释天》说：“夏曰岁，商曰祀，周曰年，唐虞曰载。”

随朝代变更，年节的时间亦有变动。夏在正月初一，商在腊月初一，周在十一月初一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定为十月初一。

“春节”一词，在古代早有记录，只是它不代表古时的元旦和现在的年节，它代表春天的节日立春。

日子)的前三日。而早在南朝梁元帝萧绎的《春日》一诗中，对此亦有描写：“春还春节美，春日春风过。”

“春”是一个美好的字眼，代表着温暖、生长。甲骨文最早的一个“春”字，就像一幅画，画的中心是一个圆形符号，象征太阳。



猫耳洞里的“春晚”

叶炎

春节将至，炎黄子孙期盼已久的精神大餐，全球华人不可或缺的视听盛宴，春晚，又要在欢快的乐曲鼓点声中闪亮登场了。

那一年，我和战友们在南疆边陲的猫耳洞里，也曾自导自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“春晚”，至今余味回甘。

猫耳洞，顾名思义就是像猫的耳朵一样，弯弯曲曲，时起时伏，大小尺寸没有统一的标准，根据实地地形地貌而定。

那一天，除夕夜，战友们挤在刚刚“落成”的猫耳洞里，点上蜡烛。打牌下棋的，拉家常侃大山的。忽然，指导员站了起来，“喂，喂喂，大家伙看能不能就在这猫耳洞里临时搞一台春节晚会呀？”

指导员的号召，大家一呼百应，积极参与，虽然场地极其有限，无灯光无音响无伴奏无主持无台词，该有的几乎没有，但节目依然丰富多彩，兵味十足。

只闻副指导员双手一挥，“大家先合唱一首军歌吧，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预备——唱”，铿锵雄壮的旋律久久萦绕在猫耳洞里，拉开了这台“春晚”的序幕。

由于猫耳洞里坑道狭长且烛光昏暗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，大家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一改往日羞涩模样，纷纷“登台亮相”，各显神通，五花八门。忘词的，断片的，笑场的，甚至五音不全的，牛头不对马嘴的；有的唱比说还难听，从头到尾一句也没明白；侦察班一老兵的一口琴是这台晚会的唯一乐器，把他累得口干舌燥，几乎窒息。

猫耳洞的“春晚”，虽说条件艰苦，环境恶劣，但大家如此乐观开朗，没听到谁叫一声苦，也没看到谁抹一把泪。

其实大家都明白，这说唱逗笑就是为了烘托一下节日气氛，对于远离故土游子来说，过年的时候，是感情最脆弱的时候，也是最想家的时候。

《莺啼序·小年》

杨维军

寒冬渐消腊至，小年风情驻。念来路、思绪纷纷，暖心瞬间重顾。忆童趣、天真烂漫，亲情浓厚温如煦。

瑞彩盈空，欢声满巷，贺新春歌舞。走南北、笑语飞扬，东西同迎祥祐。看烟火、缤纷炫目，听锣鼓、铿锵惊宇。庆团圆，欢乐无边，吉祥满路。

中华广袤，四海升平，共祈愿倾吐。盼年年、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物阜饶丰，梦圆心许。良辰美景，佳肴美酒，阖家团圆温馨聚，话情长、恩爱浓情注。感恩盖世诸般，福佑常临，吉祥永护。

黄河安澜，群贤毕至，共商发展计。建真言、献良策，一线协商，民主监督，参政议政。产业振

兴，民生福祉，助力发展高质量，问量子、向低空，寓引资协商中，献计献策前。同心共铸华章，团结一号，奏响和谐音。

华庭亮堂，氛围迷人，享团圆美趣。年夜饭、香飘满户，美味盈盘，老小皆怡，笑声盈宇。举杯畅饮，同欢此刻，亲情和睦幸福长，醉流年、欢乐时光度。佳音频传贺年，岁岁今朝，福绵思布。

寻味春节的文化根脉

——读《中国年俗》

高低



春节，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，承载着数千年历史文化底蕴与深厚情感记忆，犹如一部辉煌史诗，在岁月长河中闪耀。

《中国年俗》的章节编排可谓匠心独运，沿着时间脉络清晰铺展。“忙在腊月”率先拉开了年的盛大序幕，腊月初八的腊八粥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。

“守在三十”如温馨全家福，聚焦除夕。阖家团圆，灯火通明，屋内暖意融融，一家人围坐看春晚、包饺子，欢声笑语回荡。年夜饭是视觉与味觉的盛宴。

“聚在初一”体现大年初一拜年传统，晨曦初露，邻里亲朋相互道贺，“新年好”“恭喜发财”等祝福传递新岁生机与希望，驱散冬日寒意。

书中细节丰富详实，仿若民俗宝藏。作者深挖年

俗起源、发展与演变，每项习俗背后都有引人入胜的历史典故与厚重文化内涵。如不同地区祭灶仪式各异，北方用糖瓜粘灶王爷嘴，南方部分地区准备丰盛酒菜，虽形式有别，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致。

从春节文化习俗看，《中国年俗》全方位展现传统春节的文化价值体系。春节习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晶，祭祀祖先、阖家团圆传承家庭观念与孝道文化，让后人铭记先辈恩泽、珍视亲情。

民俗学者对《中国年俗》赞誉颇高，称赞其对年俗文化的系统梳理，为学术研究开辟新领域，提供丰富民间素材与生动田野案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还提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年俗传统，像某些偏远地区在正月初七有“人日节”，人们会吃七宝羹，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人寿年丰。

《中国年俗》将中国人的过程性审美、幸福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它是纯粹的“中国故事”“中国精神”，用文字编织文化之网，留住春节记忆，传承民族根脉。

过年，于中国人而言，是一场盛大的仪式，是镌刻在生命长河中的最美诗篇，每一个字符都跳跃着温暖与希望，每一行诗句都流淌着传承与眷恋。

当腊月初八的腊八粥弥漫在街巷，这首诗便拉开了序幕。一碗碗由红枣、核桃、糯米等熬制的粥，浓稠绵密，甜香交织。儿时，母亲在灶前忙碌，揭开锅盖，热气裹挟着粥香扑面而来。

随着小年的临近，年味愈发浓郁，诗篇也渐入佳境。除尘，便是这首诗篇中的细腻笔触。全家总动员，扫帚扬起，尘土簌簌落下，仿佛要将一年的疲惫与烦恼一并清扫。

写春联、贴福字，宛如诗中灵动的韵律。爷爷铺开宣纸，饱蘸浓墨，笔锋游走间，吉祥话语跃然纸上。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，对仗工整，平仄协调，墨香与年味相融。

年夜饭，无疑是这首诗的高潮。一家人围坐桌旁，桌上摆满丰盛的佳肴。红烧鱼寓意年年有余，饺子形似元宝象征招财进宝，每一道菜都饱含着对生活的完美寓意。

守岁，是诗中静谧而深沉的篇章。当新年的钟声敲响，鞭炮声震耳欲聋，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放。我们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，回首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，有欢笑、有泪水、有收获、有成长。

过年，这首先生命中最美的诗篇，以传统习俗为文字，以亲情为韵律，以岁月为纸张，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。

它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，温暖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。

过年·生命最美的诗篇

李亚男

